

2018/11/17, [人文](#)

《廉價的真相》：銀行家為何需要政府？

<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108000>

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

為期約一個世紀長的累積週期，產生了利潤和更多的速動資產，在危機時刻，權力平衡從策畫資本累積的資本家那邊，轉向銀行家手裡。熱那亞、荷蘭和大英帝國都發生過這樣的情況，現在正在美國上演。

文：拉傑·帕特爾（Raj Patel）、傑森·W·摩爾（Jason W. Moore）

銀行家為何需要政府

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銀行家就要面對的問題，直到今天依然存在。儘管政府會需要銀行家，很明確是為了籌措戰爭資金，但事實上，銀行家也同樣需要政府。跟擁槍者比起來（換一個時代的話，就是用「刀劍與長矛」替換槍），有錢人當然比較弱勢。現代化之前的商人（很可能）會遭受政府沒收資產充公，即使有資本主義出現，銀行家仍然處於弱勢。隨著歐洲各國之間衝突增長，再加上軍隊人數和作戰資金成長速度更快，熱那亞和他國的銀行家把自身弱點化為力量，各國快速增長的信貸需求，遠超過國家恐嚇及沒收銀行家資金的能力。

這個問題的反面是，當資本家有了控制國家的權力，卻無法實行現代世界裡國家最關鍵的任務：識別自然、定位自然並確保廉價自然。約瑟夫·熊彼特（Joseph Schumpeter）著名的見解是「如果沒了非資產階級群體的保護」，資本家在「政治上就無援助。」當資產條款成立了、人民順從了、自然資源（動、植物）勘測好了、基礎建設蓋好了，這樣資本家算做得很好。不過這一切都仰賴資本家可以獲得的信貸和買到的軍力，值得強調的是，銀行活動和其他資本活動有所不同。

歷史學家費爾南·布勞岱爾對金融和貿易的動態改變提出解釋：「我甚至會說，過去在熱那亞或阿姆斯特丹等地，都追隨商業資本主義成長的浪潮，以及超乎正常管道的大規模投資資本累積，金融資本主義已經準備好至少有一陣子了，要來接管商業世界的所有活動。」儘管貨幣、信貸和金融投機都常被認定是「經濟」程序，但事實上，

現代貨幣會流通是因為國家機構確保交易，並防備著難以控管的人類和自然其他成員，以捍衛潛在廉價自然系統。

金融家需要歐洲皇室和法庭所能提供的各種標準保護措施，除此之外，還需要政府的許可和掩護，以創造新的付款方式。銀行製造信貸，他們控制金屬、石油、房屋甚至聖杯等資產，然後把資產轉變成貨幣。只要這些新的支付方式仍流通且還沒兌現，就一直是潛在的淨利來源。

但信貸模式不管是由聖杯擔保的熱那亞證券（compere），還是由不明抵押擔保的債務擔保證券（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），都需要有一定勢力的背書和鼓勵信貸，以及放款後隨之而來的利潤。因此，可信的「最後貸款人」（lender of last resort）這個角色能保障特定霸權秩序，最後貸款人可以是國家銀行，或近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，簡稱IMF），該組織有穩固的貨幣匯率和軍事關係。

這是一套動態系統，世界貨幣和世界勢力流動的節奏密不可分。吉歐凡尼·阿銳基（Giovanni Arrighi）認為，在新疆界初始的各項生產活動之後，「收益報酬開始減少，政府和商業機構在體制裡互相競爭的壓力變強，下一步就要從原料擴張改變為金融擴張。」為期約一個世紀長的累積週期，產生了利潤和更多的速動資產（liquid capital），在危機時刻，權力平衡從策畫資本累積的資本家那邊，轉向銀行家手裡。熱那亞、荷蘭和大英帝國都發生過這樣的情況，現在正在美國上演。

不過，1980年代展開的金融化時代有不同之處。之前大規模金融擴張可以完全依靠帝國主義，把營利機會拓展到重要新疆界的廉價自然。近期爆發了「土地掠奪」（landgrabbing），公共土地、農民用地和原住民土地因此遭受奪取並私有化，在此同時也發生了海洋掠奪（ocean grabs），甚至還有新太空競賽（space race）。金融市場的高波動率，不僅反映了金融資本的支配地位，也顯示出金融資本的弱點。在某種程度上，壓在未來的賭注一定要有回報才行；這正是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工作、食物、能源和原料等疆界所造成的情況。

比起過去，今天這些疆界是有史以來最小的，尋求投資新疆界的資本量卻前所未有的大。這種未曾有過的情況解釋了財富極度不均和金融實質不穩，而這兩者合為一體塑造了我們今天的世界，暴力與戰爭從這一體的各個縫隙中滲透出來，然而，這次沒有意味深長的承諾來成就創造性毀滅，唯一有的只有毀滅。這不只解釋了高盛集團為何得以參與各項事務，更解釋了為什麼目前無法避免高盛無所不在。

從15世紀和16世紀晚期熱那亞金融家大遷徙、阿姆斯特丹銀行企業收割了荷蘭殖民成果、英國商業銀行在國內外投資剝削，再到今天的全球金融菁英，國家、金融家和其他資本家之間的關係，導致了資本累積週期的起落。

現代線索

我們現在已經了解廉價金錢的「世界—生態」歷史，就可以用更寬廣的視角來看現代金融資本主義。金融工程日趨複雜，不只是因為「寬客」（quants）崛起，同時也是幾個世紀累積而成的結果，這些新的金融工程模式都有各自組織資本、權力和自然的獨特方式。在毫秒內做出交易決定並賺進上百萬的能力，就和閃電交易（Flash trading）一樣，是第一份熱那亞會計紀錄的延伸；那份紀錄裡出現了一筆特殊交易，交易時間不是下午而是早上。公私合夥（Public-private partnerships，也就是「公用事業民營化」）以及國家資源抵押給內部交易商這兩種情形，看起來又像是把聖杯賣給合適賣家的情形。

回溯到15世紀的分析尤其實際，最近希臘（早就不是第一次了）飽受境外報復勢力之苦，原因在他處都有詳細記載；希臘在2015年被迫採納一系列措施，措施內容有系統地吸取希臘財富，並確保希臘絕對無力償還債款。這可不是傳統的自由派政策，實際上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議的債務減免「遠超出截至目前為止，歐洲願意考慮的程度」，而歐洲只是藉由這種名義，用不至於完全毀滅希臘國內經濟的速度來吸取希臘財富。

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指出，只要是規模大到不可能倒的那種大銀行，就一定可以任意支配政府。該組織也報導過，大眾因為鬆散的法規被迫付出代價，而這些法規讓銀行能找到新方法兜售信貸；銀行創造的這種信貸如果押錯寶，一定會造成崩盤，這時信貸就依賴中央政府保險做後盾。然而對德國而言，確保德國在歐洲的金融霸權地位，遠比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金融課重要；權勢遠勝於教條，15世紀帝國和金融的迫切需求，仍與我們共存在21世紀。

不可免除的是，繳給銀行的錢來自盡可能剝削勞工以及占用自然其他成員的結果。儘管執政者極力宣揚環保，希臘仍加速以低價出售自然資產來支付債務。大家當然還是可以見到希臘的「自然」，只不過多了一層圍欄，只有進到度假村裡才能享受這片美景；想進去的旅客還得夠有錢，要希臘的債權人認可才行；鄉村和海洋以低廉的價格成了商品，遊客在酒吧吧檯支付歐元換取服務。希臘人表示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，他

們的工時比德國人還長，可是跟日耳曼民族不同的是，希臘人還是招來懶散的既定印象。

相關書摘  [《廉價的真相》：「妻權從夫」神聖不可侵犯，成為英國冠夫姓的由來](#)

書籍介紹

本文摘錄自 [《廉價的真相：看穿資本主義生態邏輯的七樣事物》](#)，本事出版

* 透過 [以上連結](#) 購書，《關鍵評論網》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 [兒福聯盟](#)。

作者：拉傑·帕特爾（Raj Patel）、傑森·W·摩爾（Jason W. Moore）

譯者：林琬淳（Aries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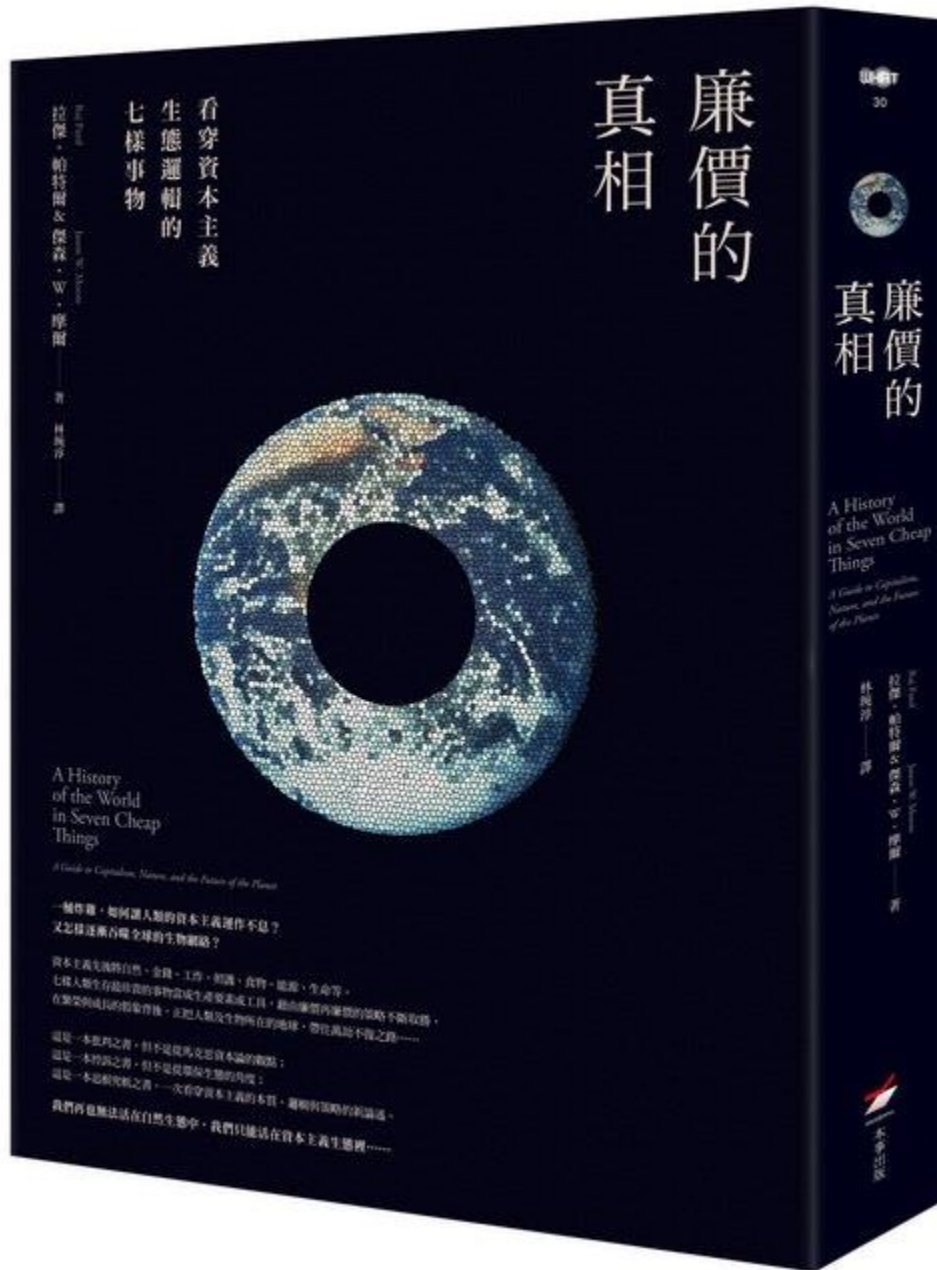
「廉價」並非低成本，
廉價是「以最少報酬動員所有勞力的暴力行為。」

資本主義使用「廉價化」策略，
將七樣人類生存最珍貴的事物，轉化為生產要素，
將生命繁衍關係，轉變為生產和消費的循環，
將自然生命的繁衍，淪落為生命製造，
跟製造物品一樣，在成本上錙銖必較。
在某些特定方面，資本主義非常具有生產力，
但這強大的生產力竟然是來自於用最便宜的價格讓自然做工。

現代生活中資本主義的象徵，
不是汽車也非智慧型手機，而是你手上的麥克雞塊……
我們以「雞」這種家禽為例，來理解七件廉價事物如何運作：

- 雞隻被人工飼料餵養、以生長激素加速成長，這是量產大過質感的「廉價自然」。
- 因應不斷增加的雞隻數量，必須僱用時薪微薄的大批人力，這也是以量取勝的「廉價工作」。
- 養雞場勞工長期執行重複動作所造成的職業傷害，僅能仰賴家庭成員的「廉價照護」。

- 經過人工繁殖、餵養、催生而後宰殺的大量雞隻最後被製成便宜快速的「廉價食物」。
- 養殖大量雞隻需要大量燃料，沒有瓦斯就沒有雞肉，這是被大量製造的「廉價能源」。
- 從飼料供應商到連鎖速食店都可貸款經營，這是利用公眾資源增進收益的「廉價金錢」。
- 最後，沙文主義舉動、輕賤動物、歧視女人和有色人種、鄙視殖民與窮人滋養了以上所提到的六樣廉價事物，而維持這樣的生態就必須有最後一項「廉價生命」。



Wiley-Crosby 本書出版

責任編輯：羅元祺

核稿編輯：翁世航